

吴风越雨

灯下书

春之曲

| 玉兰儿文 |

文学的可能性

| 黄小龙文 |

■ 雨水

雨水节气,气温升到二十多摄氏度。

是时候写一写后山的翠竹了。早上去后院时,天空飘着大朵大朵的云彩,一大朵白色的云刚好停在翠竹后面,白云翠竹,好像一幅天然丹青图。风微微地吹过来,竹叶婆娑起来,舞动着填满了白云和蓝天的背景色。微妙香洁,绿屏嶂叠。

雨水时分,花儿的主角当然是梅花。梅花枝丫横冲直撞,花朵饱满有力,有一种辛弃疾诗词中的豪迈和倔强:“更无花态度,全是雪精神”。很多时候人们喜欢借花抒怀,辛弃疾笔下的梅花,无疑也是自我情怀的表达,颜色天真,风骨清奇,精神很足。

画家也如此。去杭州看赵无极画展,他用色大胆,红绿黄蓝夺目,绚烂,直逼人心。但朴素起来他可以回归到甲骨文时代,梅花鹿,人物,小船,好像刚挖掘出来的一帧帧古董画。他画中的花园也很特别,房子,树木,花卉,都显得质朴,年代久远,又生机盎然。心情随之喜欢,起伏,平静。他的水墨画,犹如生命的颤动,简约,温馨,热气腾腾,有骤雨初歇时的宁静,天宽地阔,无边遐思。

我在他画的竹子前停留了很久。竹子似有非有,竹节清晰,竹叶缥缈,清气满乾坤的那种傲然和无上清凉。印象派和中国青铜器铭文两个传统结合后的作品,让人在其画面空间感受到时间的绵长,生生不息。

赵无极先生说,自己喜欢画一些看不见的东西。

我家后院的竹子是具象的,我也不知道它们在隐仙山中存活了多久,风霜雨雪,天朗气清,狂风暴雨,微风和畅,它们都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山。时光就在这片竹林中流淌。雨水也滋养着它们。

受过雨水滋养的花草树木都苏醒过来了。白玉兰率先打破沉寂的局面,从毛茸茸的壳中绽出来,好像心里会颤动一下,花儿要开了呀。紫玉兰已经脱下一点外套,开始露出紫色的肉身。月季连哈欠都不打一个,就直接冒出新芽了。雨水那天,名为“富贵花开”的两盆兰花开出好大一朵朵花,幽香甜蜜。春兰如剑,从泥土中茁壮冒出来,猝不及防地惊喜。

梅花在雨水前后开始退潮,海棠款款而来。一切欣欣然,犹如婴儿刚睡醒的脸,可爱,带着对世界万物的好奇,稚气未脱,健康饱满。

我剪了两朵粉色茶花,插入书房花瓶中。习惯了在节气那天写字。今天我用王羲

之笔法写“雨水”两字,雨字如春雨,细细绵绵地落,水,细挺而缠绵,撇捺都如花木枝丫,有节制,收放自如,游弋洒脱。

“小院地里都是春天,让我们无视闲言碎语。”

■ 惊蛰

打雷,下雪,下大雨,放晴,这极端的天气在今年的“雨水”节气中出现,好像在“惊蛰”节气。今日“惊蛰”,又像退回到“雨水”节气,雨下得绵绵密密,天色如黄昏。老年人说,节气错乱了。

错乱了的气节中,花儿也会出现错觉。海棠早就开了,玉兰花更是一树树醒目而耀眼,尤其是白色的玉兰花,遥看若雪,星星闪闪。梅花不惧雪,却败在雨水中。一想到梅花这么快就落幕了,内心不禁有些淡淡的伤感,期盼了一年,花开不多久,尤其是盛放没几日,就这样匆匆谢幕了。

月季们开始苏醒过来,嫣红或者浅绿的色泽,探出嫩枝,新鲜欲滴,让人喜欢。

总觉得到了惊蛰,一切都开始蠢蠢欲动。公司里的员工也如此。好像能跳槽到其他单位去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。一个培养了你十多年的企业,尽管发展不大,但稳定,熟悉,为了一点利益,跳槽,毫不顾惜时光中那些美好,我也觉得这蠢蠢欲动,是愚蠢的蠢。当然若对方企业真的前景可期,那也送上我真诚的祝福吧。

最近临怀素的《论书帖》,大致意思是:“关于书法,比若山丘,那山也不高,地也无灵气;比作潭水,潭也不深,水也未够清澈;书法不甚精道,也寂寂无闻。后来对书法的感悟加深,尤其警惕书法的藏和真,但又因痛风疾患而作罢,这种状态维持了将近有四年了,而今笔势上夸张浪漫的风格又都比往年更进一步。近来对书法的困惑稍微减少,现在这种体绝诡奇的写法,大概是天外飞来,我自己也往往百思不得其解。昨日拜读了王羲之的《二谢帖》,在其中找到了答案,这才明了,书之道确乎如此。”

也就是顿悟了。顿悟也

是建立在日日精进的基础上,犹如齐白石老先生所谓:“世间事,贵痛快。”这痛快也是日挥刀五百下的果实。

怀素见到王羲之的“二谢帖”,犹如惊蛰中的那阵雷声,让其困惑得以消散,悟道在其时。

■ 春分

下午去花市场买了一些花木,买了两棵冬青球,买了几株杜鹃花,还有绣球、姬小菊,以及几种以前没养过的时花品种。

去年冬天出现极端天气,好几个花球冻死了,还有一些花木估计也难以成活。尤其是几棵黄金香柳,一直特别喜欢它的叶子,嫩绿,好像新发芽的柳叶,如今却灰头土脸的,看着是枯萎的状态。橘子树还没抽新芽,担心也冻坏了,先观察几天再说。我挺想种植两株桂花的,我还是喜欢散发香气的花卉,比如兰花。

这几天门前的紫玉兰不管不顾地盛开着,花卉背面看,翩然若蝶,飞舞的姿态让人动心。抬头仰望时若酒杯,举杯欢庆这一场一年一度最完美的演出。每年这棵玉兰开花时,我都想请假,坐在树下,看它开花,听花掉落。也想把玉兰花瓣蘸了面粉做成美味,但从没实现过。

春分,平分春色。告别寒冷,迎来温暖而舒爽的天气。这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。柳叶嫩绿,春江微澜,鸟儿也快乐地鸣叫着。让我欣慰的是在下班时分,看到了停在院子里一棵海棠树上的长尾鸟。它们很优雅地双双对对卿卿我我,全部不顾我拿出手机拍照。长尾鸟飞翔时,拍一拍翅膀,叫一声,很节能的模式。不会心急慌忙地鸣叫,性格如其身子一样从容。

开年后,工作压力太大,心情一直是灰色调的,拍照时发现自己的笑容很僵硬。

我要学会工作时紧张,也不忘松弛自己的内心。像长尾鸟一样,学会放松,学会节能。

心理成长,是一生的修行之路。但愿今天也是心情好转的分界点,用俗气一点的话就是种花种草种春风吧,世俗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。

1997年我读高三,某个周末,在老家县城新影路上的“芥子书屋”买完教辅书,老板随手送我一份当地的文学报《芥子园》。爱好写作的我脑洞大开,把自己写的稿子寄给当时的主编阳台。一来二去,我从一名读者变成了作者。我和阳台总共通过六次信,他给了我文学最初的滋养和启发。我与他的初面在溪西兰阴山北麓的芥子园,穿过连廊,要拐好几个弯。编辑部并不大,清瘦的、架着眼镜的、热情的三白,穿着黑裤白衬衫,腰间别了一大串钥匙。谈及文学,他手舞足蹈,忘乎所以,分手的时候鼓励我多多创作。这一幕黑白镜像时常在我梦里出现。后来因为谋生我离开家乡,文学种子却从此装入漂泊的行囊。

文学创造了一些奇迹,也见证了岁月的斑斓。曾经的阳台,后来的长河落日,现在的三白,都是同一个人,写着写着入了仕途,依我看文学的初心他始终未改。我几经辗转定居无锡,文学梦断断续续。

2017年火热夏天的某个午后,我去妙光苑一号八楼领到了无锡作协会员证。时间点似乎有些重合的迹象。二十年了,文学从来没有离开我的生活。两年后,我着手张罗处女作《表情》,其间文稿发三白邮箱,他提了很多中肯的建议,我趁热打铁请他作序,说出去的那刻我有些后悔,实在唐突和鲁莽,我们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见面,只在网络上偶有小互动,况且彼时他公务缠身。

三白没有推脱,答应先看看。二十年前的回忆渐渐浮上来,他保存着我当时寄给他的信件,我获奖的那期《芥子园》专刊。三个月后的某个深夜,《不要忘记飞翔的姿态》欣然而至,读完我热泪盈眶。这篇序涵盖了《表情》的灵与肉,为该书增色不少。新书分享会他公务缠身没有来到现场,“你已经不属于自己”的调侃他也受用,他特意录了一段视频在现场播放。

去年春天他去南京参加会议,返程时顺道无锡,在南长街我们终于得以一见。说来也巧,旅居西班牙的兰溪籍作家赵彦无锡有个好闺蜜名叫郑慧,当年三个同样怀揣文学梦想的青年才俊,也

在越洋视频里相聚。运河悠悠,月光皎洁,共同见证这场二十年的文学之约。

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。今年正月十六我收到了三白从家乡寄来的新作。红腾腾冒着热气,一片热爱文学的赤诚之心。《城市面孔》是一本诗集,三白送给自己五十岁的“生日礼物”,他说他不知道五十年后以何种方式存在于这个世界,肉体会湮灭,文字断然会永垂不朽。诗集收入了三白在无锡逗留半天的足迹。一大早去了江阴的徐霞客故居,然后折回市里拜访钱锺书故居、东林书院,行程紧凑。每到一地方,三白都会留下几行诗。“他从这里出发/从零启程/万里遐征/山一程水一程/家乡的那只船/依然守在水边/一直等成/一堆水泥”“找了好久/是您站在墙上的猫/带我们相见/在一个高高的脚手架下”“曾透着人性光芒的碑刻/挂在墙上/加了晶莹剔透的玻璃框/像一尊尊的遗像/寂寞而幽长”。

三白在小说、散文、剧本、歌词、古诗、新诗上均有建树,又是研究李渔的专家。这些年,他一直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,所以有了这一百多万字的集结。我要仰望三白的。他的诗和远方从未停止。

读完诗集,继续读他的时光三部曲。《兰溪日子》是留给家乡的一个背影,每一个读者心里都会有这样一座小城,那里有你熟悉的记忆、流淌的血液和传承的基因;《去看桃花》是三白留给生活的一个印记,他的所思,所闻,所阅,妙趣横生的,了无生趣的,都是曾经的过往;《大雪无痕》则是三白留给故土的一缕乡愁,每一个曾经来过的生命都值得尊重,无论他们曾经做过什么,说过什么,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,就像下了一场大雪,会把所有的一切都掩盖得悄无声息,只有文字可以将雪悄悄融化,让所有过往再次得以重现。

屈指算来我离开家乡二十余年,乡愁一直是我身上的一道疤。每到特殊的节点,它莫名会痛,而文字似乎成了一剂良药。三白的《时光三部曲》《城市面孔》,让我找到疼痛的根源。人应该时常保持清醒,感谢三白的文字,我可以很快续上二十余年的乡愁记忆,找到回家的路。文字让一切成为可能。



江南春

摄影
过正刚